

천국의 우편 배달부

POSTMAN TO
HEAVEN

(日)北川悦吏子 (韩)金美助 著
翟莹莹 译

天国的
邮递员



华文出版社

(日)北川悦吏子 (韩)金美助 著

翟莹莹 译

天国的邮递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国的邮递员 / (日) 北川悦吏子, (韩) 金美助著;
翟莹莹译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7
书名原文: 천국의 우편배달부
ISBN 978-7-5075-3204-3

I. ①天… II. ①北… ②金… ③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②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3.45②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36175号

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0-3917

천국의 우편배달부 © 2009 by Eriko Kitagawa & KIM, MI JO
All rights reserved.
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ellon Publishing Co.
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., Kore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Sinoculture Press.

书 名: 天国的邮递员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204-3
作 者: (日) 北川悦吏子, (韩) 金美助
责任编辑: 姜艳艳 策 划: 郑中莉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郑中莉 装帧设计: 熊琮工作室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邮政编码: 100055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编辑部 010-58336261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: 9印张
字 数: 260千字
版 次: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1.想成为军舰鸟的男人…001
2. 红色邮筒…009
- 3.偶然与必然间的相遇…021
- 4.恶毒的信…029
- 5.在俊的劝诱…042
- 6.他们的空白期…050
- 7.荷娜的小时工…062
- 8.怀疑…071
- 9.要隐藏的真相…083
- 10.把戏…095
- 11.树下的休息…103
- 12.在俊的思念…110
- 13.她们的约定…119
- 14.那个男人的妻子…127
- 15.徘徊者…136

- 16.画廊咖啡店…148
- 17.等待…156
- 18.对逝者殷切的思念…164
- 19.任何人都无法相信的幽灵的告白…173
- 20.一个空间，各自的时间…185
- 21.记忆与谎言…198
- 22.看不见的人…212
- 23.听她讲的故事…222
- 24.不祥的预感…234
- 25.转达的话…242
- 26.门后的安全出口…252
- 27.旅行，新的开始…257
- 28.春天的邮局…262
- 29.在俊的信…265

1. 想成为军舰鸟的男人

世上最快的鸟，是时速能达到418公里的军舰鸟。当它展开巨大傲人的翅膀翱翔在天际时，是任何其他鸟儿都望尘莫及的。

它飞得这样快，这样无止境地飞翔，迅疾如流星，可它的地又在哪里呢？

在俊无法成为军舰鸟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成为飞得更慢些的海东青和雨燕对他而言都无所企及。所以他所能做的，只能是驾驶着跑车，以最快的速度在无边无际的公路上尽情地奔驰。

透过车窗看到的天空宽广无垠，他不断地加速，这越来越快的速度逐渐给他带来腾飞在天际中的微妙幻觉，仿佛能够自由快意地展翅飞翔——虽然不能像鸟儿一样展开翅膀，但他似乎依旧可以自由翱翔。

所以，在与临近的轿车追尾的瞬间，在俊正做着虚妄不实的梦，透过蒙眬的目光，他正抓着方向盘。就连车身移向左边也没有

清醒过来。接着，巨大的撞击突如其来，震动中他的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偏向窗边。与此同时，他瞥见自己旁边轿车里的女人，女人像蒙克^①画里的人物一样，张大了嘴，发出凄厉地嘶声尖叫。

女人的惨叫声令人头皮发麻，带来一种尖锐的听觉上的刺痛，徘徊在耳侧顽固地不肯离去。在意识到这种刺耳的惨叫是因为自己而起之前，在俊的意识已然先一步陷入沉沉的黑暗中。

笼罩在眼皮上的光像蝌蚪在黑暗中游泳一样，那缕微光一分为二，又二分为四，可在俊的眼睛始终还是不曾睁开，沉重的睡意魔鬼般如影随行，牵引着他来到不可名状的虚空之中。他的身子又重又软。

轻轻的口哨声悄然传入耳中。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里携带着青草的气息，还有如丝如缕的花的香气。

【注释：①爱德华·蒙克（Edvard Munch，1863年12月12日——1944年1月23日）是挪威表现主义画家和版画复制匠。他对心理苦闷的、强烈的、呼唤式的处理手法对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的成长起了主要的影响。《呐喊》（挪威语Skrik，也译作《尖叫》，作于1893年）是蒙克的代表作，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中表现人类苦闷的偶像作品。像蒙克的其他作品一样，他一共画了四个不同版本的《呐喊》。蒙克在世纪之交时期创作了交响乐式的“生命的饰带”（The Frieze of Life）系列，《呐喊》属于这个系列。这个系列涉及了生命、爱情、恐惧、死亡和忧郁等主题。】

也不知是谁的声音。

在俊意识朦胧地想着。

但是，吹得还挺好听的。

侧耳倾听美妙的音调，在俊点着头，不过与其说是他正跟着口哨声点头，倒不如说是跟着奔驰在乡间路上的车子晃动。

要睁开眼睛。

心里反复念着即使勉强也要如此，在俊费力抬起了沉重的眼皮。好不容易睁开眼，看见的却是排成一线的整整齐齐的座位，再没见到一个乘客，整辆车上唯一的外人就只有握着方向盘的司机了。

那是个中年男人，辫子编起来一直长及腰际，灰色外套上在胸口处绣着陌生文字一样的花纹，随着他握着方向盘的动作，它们便像波浪一样荡漾着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司机通过镜子看向在俊，在俊不由自主地蜷缩着。对方的瞳孔看起来很透明，就像细小的珠子折射过阳光一样。他分明是在看着在俊，却像什么都没有看，也许那眼睛本身就是能够看穿一切异样的奇妙存在。

“天气真好啊！呵，空气也真清爽啊！在这种日子里一切都幸福得很呐……”

司机好像梦境中的青年般自言自语着。在俊的眼睛转向窗外，冰冷的蓝色天空下，宽阔的草地闪着绿色的光——眼前的一切都像相框里的画一样，毫无真实感。

“这车……要去哪里？”

在俊问。

在看不见任何房子和人的原野上，车子像从来就没有目的地一样漫无止境地行驶着。

危险！

警钟突响，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，在俊霍地坐了起来。

“停车，快！”

“现在还远呢，还要再开一会儿，请稍等。”

司机用平静沉稳的声音回答。这对任何异议与恐吓全然无动于衷的平静语气，愈发激起了在俊的危机感。在俊更加迫切地叫喊着，但很快就一屁股摔到了座位上。

“哎呀，对不起，刚才有一个高坎。”

若无其事的语气里并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。彼此的视线通过镜子交汇后，司机嘴角微微上扬，笑了起来。

“旅行需要安静……还有耐心，知道吗？”

他接着说。

“大家幸福的话就好了，不是那样吗，在俊？”

司机又开始低声吹起口哨来，比刚才略高一点的声音在车里回荡开，在俊听着，把头伏在了前面的座位上。



荷娜的第一封信

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蝴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——《庄子·齐物论》

很晚才吃完午饭，涂了蜂蜜的吐司上放一片苹果，再搭配一杯浓郁的咖啡。打开唱片机，反复听着你喜欢哼唱的《First Night》。如果不去邮局的话，我就在屋子里，从窗口向远方眺去，什么都不做，直到天地交界的尽头挂上了晚霞。

今天也是一样，骑着自行车，去一定要去的地方。去新村的路上用了二十多分钟，又在当地的邮局里坐了一个小时。再没有做其他的事，就那样愣愣地坐着出神。秋老虎肆虐，哪怕是想着到外面去，都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

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看着我的邮局工作人员最终忍不住开了口。

“我想知道，这个辖区内的邮筒安置在什么地方？”

男人感到困惑似的挠着头。

“邮筒……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属于这家邮局管理的邮筒吗？”

于是工作人员进入窗口里的办公室向其他人求助去了。

我耐心地等待着，幻想也许他会带来我所期待的答案，这个想法一点点从脑海的最深处浮现出来——问了这么多人，走了这么多地方，只有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干脆甚至冷酷地回答我“没有”。

过了五分钟，他回来了。

“我们邮局没有另外管理的邮筒。”

他一边说，同时观察着我的表情，仿佛是想探究出，提出这样莫名其妙问题的我到底是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“啊，知道了。”

很泄气，早就一再收到同样的回答，但这一次次否定的答案似乎并未练就我的失望感。每当此时，我就闭上眼睛，在脑中勾画着：一抬头就能看见的气势磅礴的天空下的田野和那里唯一的一棵桦树。而在它旁边是若无其事站在那里的邮筒，就像你和我站在那里一样，巍然不动。是真的。这风景让我刻骨铭心，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深入骨髓，我甚至记得邮筒边的那一株三叶草。

但是为什么我想不起来通向那里的道路呢？难道是按照你所说的，一切只是虚幻不真的梦境吗？

如果你不说这是梦就好了。

满怀着希望去寻找，有时真的好像陷入悠长的梦里，筋疲力尽，甚至连那里的景象都难以付诸笔端了。

我绝不是没有想过。

“按你所说的，算是梦吧。只是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并不

是我的梦，而是我进入了你的梦里。梦虽然是虚幻的，但是你却真切地活着。所以，如果我找到你，那段时间里我们所共同拥有过的时光，绝不会如同梦境一般发生得飘渺无垠，又烟消云散。”

我每天都这样反复给自己洗脑。

啊，对了，和你一起度过的时光并不是梦，我还有证据。

和你说过的吧？驼背的奶奶。那个相较于两年前去世的丈夫，对去世多年的母亲思念得更加刻骨铭心的奶奶。我遇见她的时候，她相信自己已然时日无多，虽然我安慰她说预感往往和事实相反，您必然长命百岁多子多福，但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——她真的老了。

奶奶是遗腹子，两岁时彻底成了孤儿的她全然无法记住自己母亲的长相，所以，她很害怕死亡，想想如果在天国，见到了妈妈，却因为陌生而相见不相识，那会是多么悲哀呀。

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五个孙子孙女的祖母，但是在她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身份，却是某个人的女儿。

妈妈的女儿，某个人的女儿，与付出爱比起来，更能得到爱的女儿。

所以奶奶想殷切地拜托她的妈妈，祈望妈妈能认出自己。信的内容就是那样的。

我和那个奶奶在公园的墓地相遇。那时我一直没有找到贤洙的墓地，盲目地转了半天，筋疲力尽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其实

我连埋葬他的地方都不知道。或者对于他来说，我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。

“啧啧，看来不能走的人走了啊。”

经过我的时候，奶奶说。

陌生的她所流露出的同情，仅仅是一句话，却很温暖。但这种温暖却不知怎么尖锐地刺伤了我的内心，并触碰到藏在心里的话。这让我无法抬头。也许是因为每当看着充满同情眼神的奶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。在墓园，如果老奶奶再安慰我一点的话，我真的会把很多话像砂糖一般源源不断地一股脑倾诉出来。

“我们家老头子说想埋在祖坟里……孩子们都吵着说那里远……没办法只好埋在这里……但幸运的是这里景致很好。”

奶奶开始接着讲话，不是说老公的坟在哪里，就是说子女们对她都很好这类的话。即使我始终没有抬起头，她也还是对着我不停地说话，简直像是为了说话才到这里来一样。接着她告诉我，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关于田野里的邮筒的故事——田野里我们的邮筒。

知道吗？在俊，某个人是从另外的人那里听说的，另外的那个人又是听其他人说的。人们都知道，知道邮筒在那里。

那么多人人都知道田野里的邮筒，所以即便是想把它当成是梦里的故事，也是绝不可能的。

所以，在俊，我不相信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只是梦。无论是谁这么说，我也不相信。

2. 红色邮筒



随着一阵急刹车，在俊的身体突然向前倾，也在同时他睡意全消。一时分不清身在何方又发生了什么，头一阵一阵地疼着。在瞟了一眼司机后，他打开车窗，伸出头，视线尽头只有空旷的天空和同样广阔的田野。即使运气好可以避开心不在焉的司机而逃离公交车，也无处可去。在俊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他重新把身体倒回椅背上，头在椅背上“砰砰”地敲着，费力地整理着思绪，却发现毫无头绪。

到底为什么会搭上这辆巴士？不对，在那之前，我在干什么？他试着去回忆，无奈一无所获。我的名字是在俊吗？那个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我们又在何处相遇过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多，却始终没有任何答案，这时车突然停了。

“目的地到了。这次的旅行还让您满意吗？好了，请秩序井然地下车吧！”司机拿起话筒，用像之前一样浑厚却响亮的声音说。

在俊觉得很意外，他的视线追逐着司机的一举一动，想着这是逃跑的好时机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却连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，也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。他不免犹豫着，这时先一步下了车的司机重新把头伸进车里，做了个快点的手势。

“我吗？”

“哎，您昏头了吗，这里除了您还有谁？”

面对司机谴责的话语，在俊没有说什么就站了起来。尽管是恭敬地用着尊称，但是司机的语气里又有一种神奇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。故意拖拖拉拉总算走下了巴士，在俊感觉到司机的注意力偏向其他地方。

司机的视线茫然地看着远处，注意力似乎全然集中在寻找某种声音的来源上；于是在俊偷偷看着驾驶座，心里想，如果真的行动的话，开着车，就能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了。

在俊的视线提防着司机的一举一动，不动声色之中，他一条腿踏上了台阶，就在另一条腿也要跟进的同时，手指触碰车厢，不慎发出声响，与此同时，一道无形的力量抓住在俊的脖子，把他整个人拉住，恶狠狠地撂到了车外。

车里空无一物，司机依旧像木石一样伫立着。瞬间，背脊上渐渐泛出寒意来，在俊总是想目不转睛地看着司机，可是眼里看到的只有宽广的田野上红色的邮筒，以及前面那个穿着绿色裙子的女人。女人好像在犹豫什么似的，从包里拿出信，好像是电影画面特写的一刹那定格在她握着信的手上，司机的脸再次进入了

在俊的视野。

“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”

在俊的声音颤抖着。

“寄信的人来了，你要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读那封信。”

司机机械性地说着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信！什么我的工作！你是谁？”

思绪乱如麻，错杂无章，又盘根纠结，在俊抱着自己的头痛苦地说。

“你问错了，不是应该问我是谁，而是应该问你自己是谁。”

“他妈的，更加乱七八糟了！你这是什么口气啊……到底为什么这样？”

在俊的手掌握成拳头，用力捶打着地面，发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大，并且像幻觉一样，手并无痛感。他抬起头，天空中的云朵突然聚拢，像是随时都会坠落下来一般。

世界原来是这种样子呀，在俊垂下眼，无意中看见了司机脚上那被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尖。

“我是谁？”在俊的声音里充满了急切。

“不管是谁，只不过是一个死了的人。”

从树枝间稀稀疏疏看见的天空湛蓝高远，抬头看着阳光顺着随风而动的叶子的缝隙照射进来，如此一般，周而复始，在俊抚摸着信。

要读不认识的人的信是完全不合理的，字里行间的内容，全是也只是属于对方的隐私。即便是自己读了，也不会使它发生变化，即使真的发生了变化，也不能使这种阅读变得合理化。

“读呀，这是你要做的工作。”

好像听到了从哪里传来的催促声。

“他妈的。”

在俊把信展开。

“他妈的！”

读了信的第一段后，在俊又猛然叫出声音。

不对。从司机说自己是死人后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就开始充满了问题，他眼睛里无处不在的惊恐更加是问题。在俊觉得自己正被名为“恐惧”的无形绳索束缚住，动弹不得，无处可逃——真是再糟糕不过了。

“像话吗？这样……”

抬起手腕，在俊再也说不出话，眼睛冰冷地望着昏黄的天空，最终在俊用手背挡住了眼睛。死了的人，突然感到这话真是无法承担之重，他像蜷缩起来的乌龟一样趴倒在田野里。

周围静谧之极，连草虫的声音都听不到，在俊慢慢地坐起来，发了一会儿呆，在他无从察觉的时光里，远处的天空开始变红，像被从中彻底分开一样，颜色虽然不同，但天空孤高地变幻着，很